

# 十大 海空 灾难



05-49

詹笕主编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记第8号

# 简介

本丛书以古今中外社会生活为背景，客观、真实、生动地再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常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突发性、戏剧性、情节性的特点，使读者在惊心动魄中加深对大千世界的了解。

本丛书出书篇目：

- |     |                   |      |
|-----|-------------------|------|
| 第一辑 | 十大元首被刺案<br>十大恐怖事件 | [已出] |
| 第二辑 | 十大劫机事件<br>十大空袭事件  | [已出] |
| 第三辑 | 十大贩毒案<br>十大诈骗案    | [已出] |
| 第四辑 | 十大间谍事件<br>十大出逃事件  | [已出] |
| 第五辑 | 十大空难<br>十大海难      | [已出] |

十大非常事件历史丛书

十大空难，十大海难

詹笕 主编

---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浦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20 印张6 字数180千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1—20,000册

---

ISBN 7—80567—155—9

---

I·63

定价：2.50元

92  
K105-49  
2  
2

十大非常事件历史丛书

十大空难  
十大海难

詹笈主编

译林出版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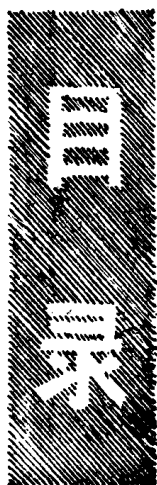
921186

## 上篇 十大空难

西班牙折箭·····	( 3 )
日本海上空的惨祸·····	( 15 )
兴登堡号飞艇遇难目击记·····	( 22 )
航天悲歌·····	( 26 )
包机大灾难·····	( 30 )
道格拉斯空难·····	( 36 )
空中撞机·····	( 41 )
第一位太空人的最后一次飞行·····	( 45 )
橄榄球队在空中覆没记·····	( 50 )
总统座机坠毁之谜·····	( 54 )

## 下篇 十大海难

海上宫殿覆没记·····	( 57 )
凶残的报复·····	( 64 )
核潜艇沉没内幕·····	( 68 )
“拉·布尔格尼”号惨案·····	( 74 )
幽灵船·····	( 80 )
玩命的演习·····	( 88 )
“苏尔古夫”号之谜·····	( 90 )
“凯撒”号大爆炸·····	( 95 )
火神的判决·····	( 99 )
“安迪—多利亚”沉没记·····	( 103 )



## 上篇

B—52带着四颗氢弹从9000米高空摔到西班牙的大地，大洋两岸惊慌失措——

# 西班牙折箭

### 空中加油出事故，海底捞针寻氢弹

多年来西班牙比利亚里科斯村的渔民和附近的帕洛玛雷斯村的村民们，已经看惯了巨大飞机每天上午在晴朗的天空中进行空中加油的场面，对于他们来说，这就象召唤他们去做弥撒的教堂钟声一样正常。但在1965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平常中出现了异常，两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一架B-52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在试图进行空中加油联接时，在31000英尺（大约9420米）高空相撞。

雷鸣般的爆炸声震撼了周围6英里（9.6公里）的地区，许多平常已不再观看空中加油作业的人也纷纷跑出家门，想要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看到正在加油机后下方飞行的轰炸机已经爆炸，变成一团巨大的、烈焰奔腾的物体，加油机摇摇摆摆地又向前飞了一会儿，然后也开始解体。200多吨燃烧着的飞机残片，零乱地散布在空中，落向地面上惊慌失措的目击者们。

40来岁的胡利奥是一个矮小精干的农夫，正在帕玛雷斯村西头他家附近浇灌柠檬园。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向上望去，刚好看见巨大的爆炸。他站在那里被惊呆了：风吹着一个个大火球从天而降，直向他扑来！他像发疯似的，急忙四下寻找妻子玛丽亚，看见她正在房子的南边给她心爱的红色天竹葵浇水。她也听到了爆炸声，但视线被房子挡住了，没能看到发生什么事。胡利奥指着天空，大声喊道：“天上掉火了！快跑！”他抓住玛丽亚的手，和她一起逃离了房子。胡利奥回头望去，只见一团大火马上就要落在他家房顶上了，但在最后一刻，火团掠过了房顶，带着巨大的声响撞在屋后30码的一条狭窄的土路上。

一股浓烟从那块飞机残骸上翻卷升起。胡利奥和玛丽亚向它跑去。他们看见在空中加油机的一段座舱里，有三个被皮带缚在座椅上的人，其中两个显然已经死去，另一个尽管已经失去知觉，但还在抽动着，发出微弱的呻吟。他们想接近他，然而火势实在太猛，于是他俩便捧起沙土撒向烈焰。几分钟以后，胡利奥打手势叫玛丽亚停下来，那人已经死了。大汗淋漓、满身是土的夫妇二人，在胸前划着十字，低下了他们的头。

农民加西亚也看到了碰撞。当时他正在帕洛玛雷斯村北一块宽阔的谷地里干活。被吓呆了的加西亚看见成千上万的小火团象瀑布一样跌向地面，接着一个巨大的火镰刀向他飞来。在奔跑途中，他听到了结构断裂的响声，一股热浪向他背后袭来，包绕了他，又超越了他。他没有受伤，但给吓坏了，回过头去，看见B—52的机翼和四组发动机正在熊熊地燃烧。

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空中绽开,有些伞下系着人,另一些却吊着古怪的东西。有的向海上飘去,还有一顶降落伞下吊着一个大东西,上面紧紧地束缚着一个人,重重地落在何塞的田里。着陆时,那东西向前翻去,缚在上面的人脸朝下趴着一动不动。一个妇女叫起来:“他死了!他死了!”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何塞生气地喊道,“说不定我们能救他呢!”

何塞跑到飞行员身边,轻轻地给他翻了身。他没有死,但伤得很重,异常痛苦。他就是34岁的布凯南少校,在美国空军干了16年的老牌飞行员,B-52的雷达导航员。当时布凯南按下弹射按钮后,座椅下面的一个舱门就飞离了轰炸机,他被弹向下方,穿过爆炸引起的灼人的火球。他虽逃离了火球,但没能从弹射座椅上挣脱出来,他在天空中翻滚着,终于把后背和座椅之间的降落伞打开了。但是,座椅增加了大约200磅的负荷,使他以过快的速度掉了下来。他的脊椎骨骨折,身上被烧伤,左眼被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他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地讲着:“我冷得厉害,我冷得厉害。”一会儿便休克了。何塞想办法使他平静下来,然后在另两个人的帮助下,把布凯南抬上了一辆路过的卡车,向附近的诊所开去。

在空中,七个受过高级训练的年轻人死了,其中包括空中加油机的整个机组人员和B-52轰炸机上的三名飞行员。除了布凯南以外,另外还有三个人逃离了B-52轰炸机,活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大火燃烧着的钢铁雨点般的向地面撒去,但地面却没有一个人受伤,也没有一头牲畜或房屋被击中。

然而,从天上掉下来的并不都是碎片和人。在帕洛玛雷斯村东,距爱德华多、纳瓦罗、波帝略的房子大约75码的地方,一件沉重的东西撞在番茄梯田的石头护墙上。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纳瓦罗房子的所有窗玻璃都震碎了,那段护墙的一部分和成百上千的西红柿也被毁坏了。他和另外几个人向梯田跑去,看见一个东西正在燃烧,就用脚踹它,往上面撒土,最后火熄灭了。爱德华多当然不知道,他和朋友们用脚踹的东西竟是一颗氢弹。

### “西班牙折箭”

出事的那天上午,有两组空中加油机和B-52飞机在空中作业,但另一组飞机尚未完成联接。爆炸刚一发生,第二架加油机就通过无线电,向设在塞维利亚附近的莫隆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飞行指挥员报告说:“一架B-52起火下坠!”

消息很快传到空军少将威尔逊那里,他是空军第16航空队的司令,司令部就设在马德里以东几英里的托雷洪空军基地。由于事故涉及到空中加油,威尔逊便推测有两架飞机遇难。他马上向正在报告的加油机问道:“那架KC-135呢?”

过了一会儿,他得到了回答:“我和他们联络不上。”

威尔逊立即通过热线电话同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附近的奥费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联系。在奥马哈,此时是凌晨4时35分。在接通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脑爱森哈特少将床边的电话后,威尔逊报告说:“在西班牙的东南部折断了箭!”

暗语“折箭”的意思是“核事故”。

爱森哈特指示威尔逊提出必要的专家和设备名单,无论要什么,都将得到加倍的满足。B-52轰炸机上所载的四颗氢弹必须回收,而且要快。

接着威尔逊向灾难控制部队下达了简短的命令。这支部队共有45人,由军官和一些受过特殊训练的现役军人组成,负责处理意外事故。他们中间有医生,还有操作、维修、通信、易爆军械处理等方面的专家。全队迅速登机向南方出事的地点飞去。

在核武器出现后的20年里,美国已有过11次“折箭”事故。但在国外,这还是第一次。长久以来,一想到这种事故是可能发生的,军方和外界领导人就会不寒而栗。在马德里,驻西班牙美军三军联合小组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多诺万少将心里明

白，这场事故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坠毁的轰炸机属于战略空军的戒备部队，这些飞机总是在天空中巡航，准备在一旦美国或其盟国遭受核打击时，立即前往攻击预定的目标。估计敌对阵营国家可能会借这件事煽动反美浪潮。于是，他马上挂电话给美国大使比德尔，后者则立即动身去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西班牙政府有必要马上知道这件事，因为西班牙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主动向美国提供了战略空军基地和领空飞越权。就在美国需要地中海基地而又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之时，它又在西南沿海的罗塔为美国海军的“北极星”潜艇提供了基地。

这时，另外一些焦急的人则在紧张地应付进入核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要尽快回收丢失的四颗氢弹，这项任务只能交给确切了解这些氢弹的人员去完成。在空军打击力量的武库中，每种氢弹都是根据各自的使命而专门制造的，具有不同的热核当量，并且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目标的，都有一定的编号和信号感受系统，氢弹的保险解除、引发和起爆都有各自的程序。于是官员们开始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原子能支援局的档案中，搜集失落的每一颗氢弹的各个组成部件的编号，并逐一地找出这些部件的设计和监造人员的姓名。

美国山区标准时间7时27分，一架空军运输机载着核事故调查队的人员，离开新墨西哥州的柯特兰空军基地，飞往托雷洪。他们将在出事地点与威尔逊将军磋商，并进行实地考察，以解决所需要的专家和设备问题。

有一件事是明白人不必担心的，那就是核爆炸。美国核武器的管理和使用，以及核弹本身结构中的安全防范措施都是极其严密的，不可能发生意外的核爆炸。美国的氢弹只有在谨慎的操作下才会爆炸，它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起爆一枚氢弹，首先要将其中核物质紧密压缩，这是由包绕着核弹心的一定量的高爆炸物(如TNT)来实现的。TNT必需向内爆炸，以求在整个核弹心的周围施加一个完全的均匀的力场，假使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火焰或撞击时的振荡，使高爆炸物的起爆稍有不均，核物质就不会均匀受压，核爆炸便无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高爆炸物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只会冲击核弹，也许能将弹壳炸裂，造成核物质的溢散，但炸弹本身不会发生核爆炸。

此外，要爆炸一枚美国核弹，只有经过有资格并十分苛刻的医学权威们确认的身心健康者一致认定收到了发自总统的“开战”指令时才能进行。这指令是以声音的形式传递的，而不是通过其它的方法，以免造成误解或散失。

只有在轰炸机不得不投入战斗的情况下，处在飞机不同位置的操作人员，才会分别开始保险解除、引发和引爆的程序操作。这些操作必须绝对准确，一丝不苟地完成，也只有在这时，核爆炸才有可能发生。

美国的尚未解除保险的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性能，都曾经过彻底的检验，在各个测试地点进行的一系列长达一年的检测实验中，这些核武器经受住各种模拟考验，包括从极高的地方落地时的碰撞，高爆炸物的爆破轰击，灼烧，在粗糙表面上的高速拉曳以及在混凝土墙上的撞击。尽管进行了上述大量考验，但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的核爆炸。

一场兴师动众，耗资甚巨的救援、搜索、寻找活动，就在西班牙的这块弹丸之地上开始了。

距比利亚里科斯5.5英里的海面上，小渔船“多丽塔”号正在进行拖网作业。船主马丁纳斯看见了几顶降落伞飘落下来，便对他的船员们叫道：“收网！”

船员们还没来得及完成命令，他就将柴油引擎的马力开足，同时计算出离他最近的飞行员将落在大约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他希望能在水面以前赶到那里。6个船员以为船主发疯了，在全速前进时，叫他们这么拉起那沉重的渔网？

沿岸的海面风急浪高，风速约有40节。马丁纳斯驾船驶到最近的飞行员落水处以后，船员们四处张望，找寻那个飞行员。几分钟以后，他们找到了他，马丁纳斯

将他救上了渔船。获救者是温道夫上尉，B—52轰炸机的机长。时年30岁，他的左臂骨折了。

离船200码开外的地方，又有一顶降落伞落到水面。“多丽塔”号驶过去，很快就赶到了那位飞行员身边，船员们扔给他一只救生圈，然后把他拉上了船。他是26岁的少尉鲁尼，B—52飞机的副驾驶员。他的弹射座椅没能弹出，于是，他从座椅上挣脱出来，爬下一个梯子，在疯狂地旋转着的燃烧的飞机里，向已经打开了的领航员弹射舱口爬去。在一段令人绝望的时间里，风和轰炸机剧烈的运动把他钉在舱口的一边上。但是最后，他终于设法钻出了舱口，打开了降落伞，却在臂部留下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划伤。船员们为他包扎好伤口，替他换上干衣服，并用毯子把他裹了起来。出事时，渔民奥尔兹正驾驶着他母亲名字命名的“西莫”号渔船在“多丽塔”号后面两英里的地方作业。他看到附近有两顶降落伞，其中一顶向远处飘去，便通过无线电让在另一条船上的表兄阿方索跟上去。而事实上，阿方索已在驾船前往了，并在飞行员刚刚落水时，就把他救了上来。他是44岁的少校梅新杰，战略空军的一名参谋飞行员，当时正在B—52轰炸机的长途飞行中作温道夫的替班飞行员。

奥尔兹所追踪的降落伞在飞快地下降，下面挂的东西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某种闪着银光的硬质圆柱体。奥尔兹看着它溅落水面，但当他赶到时，那东西却不见了。这显然是个重要的东西，不然不会系在降落伞下。

奥尔兹暗暗地把溅落点的方位进行了粗略的估算并作了记录。这项工作使他在不久之后便举世闻名了。

### 立体的陆、空搜索

在空中爆炸发生14分钟以后，一小队国民警卫队人员（西班牙皇家警察）来到了纳瓦罗房子旁的那条小路上。人们在肃穆的气氛中退后站立。本村牧师在举行宗教仪式。仪式完成后，国民警卫队的上尉拉斯科命令手下的几个人去取棺材，并请村民们帮助搜索周围地区。

要想找到大块的残骸并不难。周围低矮的小山背后，到处都有黑烟升起。在相隔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两架飞机的驾驶舱，空中加油机的机尾和机身彼此相距600码，而B—52飞机的尾部则被减速伞拖到了一英里半以外的一条河床里。减速伞通常是用来在降落时帮助飞机刹车的。B—52飞机的机身已摔成了几千块碎片，散落在比利亚里科斯和帕洛玛雷斯附近地区。

到下午3、4点钟时，所有的大块碎片都被拖走了。七位飞行员的尸体也放进了棺材里，运往胡利奥农场后面山坡上的一座小小的公墓，等待美国人前来认领。有一个问题这时已经弄清楚了，那就是地面上没有一个人受伤。

威尔逊将军到达帕洛玛雷斯时，不得不步行两英里才到了高处墓地，因为道路上到处都是汽车、卡车和成群结队的人，要想乘车过去是不可能的。在肃穆的人群中，将军打开棺材，默默地望着死去的飞行员，然后向牧师和国民警卫队致谢，请他们将棺木运往圣哈维尔，它们将从那里用飞机运往美国。

威尔逊在天黑时才回到了帕洛玛雷斯，多诺万将军也从马德里赶到。他们和一些高级参谋人员来到当地唯一有光亮的公共场所——一个用提灯照明的小酒馆，制定回收丢失的氢弹的计划。根据氢弹的降落伞可能打开也可能没有打开这一点推断，它们可能的分布范围包括了方圆几英里地势起伏的乡村地区。然而，在夜晚，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搜索的。直升机将从莫隆调来。天刚一亮，陆上和空中的搜索就将开始。

一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进来报告说，他在海边附近，距离一条干河床约500码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他认为是氢弹的东西。灾难控制部队的军械专家们证实了那确实是一颗氢弹，而且还是完好无损的。



这个发现活跃了气氛，很多人都相信所有的氢弹可以很快地找到，飞机的残骸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全部运走，这不过是一项例行的清理工作。

黎明时分，所有的人都回到了河床一带。直升机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包括前面提到的6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内的三个搜索队，展开了一个宽达一英里的搜索面，由帕洛玛雷斯村北两英里起始，向村南海边方向推进。

搜索是很艰难的，前面有几百英亩的田地，大部分种着西红柿，地里面有数以千计的圆锥形小架子，上面爬满了西红柿藤。藤上结着正在成熟的西红柿。

搜索线缓慢地向前推进。每株植物下面的土地都得查到，这是一件又热、又脏、又累的手脚并用的工作。人们汗流浹背、疲惫不堪，咒骂着向前搜索。前面有麦地、苜蓿地和豆子地，有需要翻越的堤坝，有隐蔽的、能把衣服浸湿的小溪沟。有环绕着大半个村子的一片低矮起伏的小山。搜索队爬上山岗，人们用棍子深深地插入各种象是弹坑的凹地和坑穴。一片令人窒息的尘烟自山上升起。

几小时以后，一架直升机在公墓后面的一片田地里找到了第二颗氢弹。接着一队搜索人员又找到了第三颗，也就是在村东西波蒂略种着西红柿的梯田上撞坏的那颗。尽管搜索工作是困难的，但进展似乎很顺利。

### 七条人命的代价

在这次事故中，有两枚氢弹的高爆炸物在撞击时爆炸，弹体象破碎的南瓜一样裂开了，核弹芯崩出弹体，在常规爆炸的作用下蒸发掉了。

原子裂变肯定没有发生，因而也不会释放出核能和核爆炸所产生的致命物质。溢散的核物质会放出 $\alpha$ 射线，它不同于原子裂变时从原子核中释放出来的具有高度穿透力的 $\gamma$ 射线，其射程很短，不能穿透皮肤，甚至连一片薄纸也穿不透。核弹所使用的钚，可以拿在手里而不会造成伤害。钚如果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形成一种难溶化合物，因此即使不慎吞了下去，也将很快由消化系统排出。

钚污染很容易处理，只要用水仔细擦洗，就可以把它从身上或衣上把它除去。掉在地面上的钚，只要翻到地下几英寸深的地方，就一点放射性也探不到了。又因为钚的溶解度很低，所以也不会被植物吸收。

尽管如此，美国核安全条例还是制定得严而又严，以防万一。虽然这块土地上的核污染几乎肯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是还要将其彻底清除掉。不管危害多小，有一点放射性总不如完全没有的好。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宪兵被安排在损坏的氢弹周围，奉命不许任何人靠近。

第二天晚上，七名死去的飞行员被空运往马德里。直到这时，还有一颗氢弹没有找到。在帕洛玛雷斯，威尔逊抓紧时间思考着这次悲惨事故，它的确是不应该发生的，在战略空军中，空中加油作业作为例行操作已有15年的历史了，自1957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上百万次的空中结合，其中只出过10次事故。而且，尽管在世界各地每隔6分钟就有一架战略空军的轰炸机进行空中加油，在1965年里，就在这次事故之前，还一起事故也没有发生呢。

这种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这一次有7名正值风华之年的勇敢而又受过高等训练的人被夺取了生命，他们都在空军中服役多年，这些人的宝贵经验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 严格清除污染

与此同时，清除污染的工作也在进行。1月19日，西班牙核能局的首批人员到达帕洛玛雷斯，他们共来了23人，由罗德里格斯教授带队，与从欧洲各处调来的28名美国空军的放射性探测专家汇合在一起。第16航空队的工程指导怀特上校向他们示明了那两处高爆炸物的爆炸地点。

专家们穿着工作服,戴上面罩在每个弹坑的周围划了一个圈,并在那里每隔15度引出一根直线,沿着各条线都安排了一个两人小组,由一名西班牙核能局人员和一名美国空军专家组成。他们带着一个α射线计量仪。计量仪是一个鞋盒大小的装置,顶部有一个指示器。一根短电线联到一个扁平的探头。一个人把探头平对着地面,然后观察仪表显示,并把读数告诉他的同伴,后者负责记录数据。完成之后,他们向外走出12英尺,再做一次测量。照这样他们一直做下去,直到计量器检测不出放射线为止,随后便在这个地方钉下一个带红旗的桩子,在这些桩子之间所做的连线以外,是非污染区,连线以内,则是将要进行清理的地区。

放射性检测是一项进展缓慢,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工作人员弯着腰,穿过茂密的庄稼地,跳过水沟和深壕,在陡峭的小山上爬上爬下,沿线的房屋也要检查。共有6座房屋被认为需要进行彻底的清洗和粉刷。麻烦的事是,大风会把放射性尘埃带到远处,为避免尘土飞扬,16辆洒水车每天喷洒125000加仑清水。

在尽可能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从早到晚,大概可以检测一英亩的土地。三个星期以后,污染地区确定下来了,那是一个近似矩形的区域,长两英里多,宽四分之三英里,其中包括分成854块的385英亩耕地,分别属于854个土地所有者。

清除污染工作的仔细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西班牙所制定的最严格的安全标准。这一地区的即使带有极弱放射性的每一小撮土,也都将运往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爱肯附近的核废物处理场。地里的庄稼要回收,物主将得到赔偿。其实,只要洗一洗,这些东西还是可以吃,其中大部分将供应驻扎在本地的部队食用。

### 确定丢失氢弹的方位

那天下午,搜索人员从西向东一步一步地对上午已经从北到南搜索过的地区,进行了第二次搜索,但是还没有找到第四颗氢弹。

此时,空军事故调查员们已经询问了几十个目击者,来自阿尔伯克基的空军核事故调查队的人员则在仔细地分析着已经得到的证词。渔夫奥尔兹提供的有关那颗丢失氢弹的证词最有可能成立。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氢弹就在离海岸5.5英里处的深水中。但他讲的也可能不对,因他并不知道氢弹是什么样的,何况人们在过度激动时常常会犯错误。

搜索在继续进行。从托雷洪又调来了175人,从莫隆调来130人。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一套重达13600磅的空军“夜鹰”装备装进了C-130型运输机的货舱,那是一整座带有野外厨房和卫生设备的“帐篷城”,还有更多的C-130和C-124运输机从美军在德国和法国的基地运来了通讯车辆、一支通讯兵分队、陆军的一个扫雷连和一所野外洗衣房。

空军的侦察机对长12英里宽8英里的整个区域进行了拍照。到1月19日中午时分,一定比例的航空照片镶嵌图送到了威尔逊那里,在图上整个地区被分成许多小块,每块面积1000平方英尺。在这块地进行搜索时,每一块最小的飞机残片都被找到了,它们的位置均标在一张塑料透明图上。

搜索队在继续搜索。从阿尔伯克基来的人与新近赶到的技术人员一起考察着整个地区,研究航空照片镶嵌图,再一次分析了目击者的证词,并开始复现事故的全过程。某些数据是已知的,爆炸时轰炸机的地速约为365节,高度为31000英尺,航向270(正西)。当时,这一高度的风速为67节,地面风速约35节,风向西北。

然而,未知的情况更多,碰撞到底发生在空中的哪一点?那以后又过了多久氢弹才脱离了飞机?氢弹下落时是否发生翻滚?各个氢弹上的降落伞是完全打开了,还是有些在随风飘动时烧毁了,或者是根本没有张开?在当时的风力条件下,如果降落伞打开了,它们将载着这样的重物飘向何处?如果降落伞没有张开,如此形状,大

小和重量的炸弹会沿着什么样的轨迹下落？会落在海面或陆地的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问题和无数其它的问题，不可能找出确定的答案，但每种可能性都必须加以考虑。

在华盛顿，在俄亥俄州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洛斯阿拉莫斯，在阿尔帕克基的桑迪亚试验室，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通讯站，在西雅图的制造B—52轰炸机的波音飞机公司，各种各样的计算机投入运转。人们根据已经找到的三颗氢弹的位置，推算出它们在空中的飞行弹迹和空气动力轨迹，以求确定准确的碰撞点，再从这一点出发，向下做出那颗尚未找到的氢弹的假定弹道和空气动力轨迹。这颗氢弹既可能落在内陆深处，也可能掉进离岸几英里的海底，这取决于降落伞是否打开，打开的程度和是否已被烧毁。

根据计算，丢失的氢弹最有可能落在一个直径两英里多的圆形地带，这一带散布着许多小块耕地，一片小山上蜂窝般地点缀着一个个被遗弃的坑道和通风口。一排300多人手拉手开始缓慢地穿过这个地区，他们在每一个值得怀疑的凹地、坑穴、矿井和坑道插上小红旗，这样的地方约有400处。随后，直升飞机运来了军械专家，他们前来执行一项十分艰苦的任务，带着照明设备爬进每一个旧矿道和竖井。

搜索线从北向南推进，花37个小时才走完这个地区。然后又开始第二次搜索，这一次是从西向东。整个地区要进行8次搜索，而且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加细致。渐渐地，人们开始相信，渔民奥尔兹确实曾看到那颗氢弹落入海中。

## 水下侦察

1月22日，也就是碰撞发生后第七天，海军方面的人来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会见深潜研究室主任海斯博士，问他能否借用该所的“阿尔文”号深潜器帮助寻找丢失的氢弹。“阿尔文”号是一只22英尺的试验潜艇，下潜深度为7500英尺。

这艘潜艇不是设计来执行回收任务的，即使找到那颗沉重的炸弹，“阿尔文”号也不能把它捞上来。事实上，能不能用现有的各种装备把它捞上来还很成问题，也从来没有从2000多英尺深的水下回收过任何东西。但海洋研究所所长费依博士，以及“阿尔文”号上的三名操纵人员都认为“阿尔文”号应该前往，丢失的氢弹必须找到，“阿尔文”号应该为此尽力。

1月23日，南欧美国海军突击与支援部队代理司令格斯特少将接管了在海上进行搜索和回收工作。他于第二天抵达帕洛玛雷斯，乘直升飞机从海上和地面上的各个角度考察了飞机残片的分布状况，然而划出了面积达120平方英里的搜索区域。

已有四艘扫雷艇投入了搜索工作，用声纳和水下扫雷器探视海底异物，潜水员或潜艇将对这些异物做进一步的探查，搜索的主要目标是氢弹，但其它与事故调查有重要关系的物体也要打捞。格斯特到达那天，海军潜水员捞起了B—52轰炸机的两个弹射座椅。

格斯特统辖的部队被称作第65特种部队，人员组成是：参谋长佩奇上校，潜艇军官斯普林查中校；曾于1964年8月驾驶海军深水潜艇“特里斯特克号”在水深8400英尺的大西洋海底找到了失踪的潜艇“思雷舍”号主体的海军少校穆尼和海军少校穆迪，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的核武器知识的深海潜水员，此次担任从地中海和大西洋各舰队调来的130名蛙人和潜水员的队长。

各种奇特的仪器也先后汇集到出事区域。海军的研究船“迈兹阿”号来自费城海军造船厂，上面装有水下摄影机，这种摄影机带有强大的光源，“迈兹阿”号开始提供十分清晰的水下照片，有些是飞机碎片，有些是啤酒罐和旧轮胎。照相设备安在一个滑橇上，在接近海底的地方被船拖着前进，船上的计算机随时计算出滑橇的准确位置，回收的胶卷上则标明了拍照的时间；综合两者，可以做出海底的照片镶嵌图。



海军的海洋调查船“达顿”号测绘了搜索地区的海底地形，很快格斯特就收到了海底的石膏铸型。情况不是很妙，海底的地形简直就是帕洛玛雷斯村后崎岖起伏的、深达9000英尺的水下深谷。

根据声纳扫描探测的结果和飞机碎片的分布状况，格斯特将重点搜索区的面积缩小到27.33平方英里。渔夫奥尔兹登上一条扫雷舰，向将军指明了他认为是氢弹入水的准确地点。格斯特把这点标在海图上，以它为中心画了一个半径1英里的圆，这就是所谓的“阿尔法一号”——氢弹最可能的坠落地点。靠近海岸处有“阿尔法二号”区，在那里曾找到过为数众多的飞机残片。而且，如果氢弹的降落伞没有完全张开，它就会落到这一区域，“布拉沃区”和“查理区”则是根据碰撞时氢弹裂开这一假设计算出来的可能溅落区域。

水下搜索是按照深度组织的。水面下80英尺以内将由潜水员用肉眼搜索；水深80至130英尺的区域由潜水员、扫雷舰和霍尼威尔公司提供的电声纳扫描仪负责。

130英尺到200英尺的水下，将由圆筒形的海军“海洋实验室二号”潜水器派出的潜水员搜索，这个潜水器长57英尺，内有实验室、厨房和艇员铺位。他们将得到多方的协助，其中包括扫雷舰和装备了的声纳，水下电视及海底扫描器的船只，以及海洋系统公司送来的双人潜艇“佩里·卡勃马里安”号。

水深200英尺到380英尺的区域由戴头盔的潜水员和上述设备负责，再往下的搜索工作一概由潜水艇进行，配合使用侧视扫描器和“迈兹阿”号上的特殊声纳设备。

“卡勃马里安”号搜索到600英尺深。600英尺以下就得动用“阿尔文”号和另外一艘深潜器“阿鲁明纳”号了。后者属雷诺国际公司所有，长51英尺，重75吨，设计下潜深度为15000英尺，装有水下电话、声纳、水下搜索灯和两台电视摄像机。

氢弹的外壳是用特殊金属制造的。由于从来没有在水下寻找过氢弹，所以无法肯定它能对声纳探测做出反应。海洋系统公司的匹兹和林伯格同深海专家查理斯上校一道做了一颗模拟氢弹，它的外壳与真氢弹相似。实验表明，声纳能在250英尺外的水下探测到它，但海底岩石遍布，在搜索时想把氢弹区分出来是很困难的。

格斯特明白，尽管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完美的设备，前景仍令人担忧：水下搜索犹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爬上陡峭的小山，再蒙上一只眼，用另一只眼通过一个长长的管子向外观望，并且仅借助一只笔形手电筒照明，去寻找只有罐头盒大小的东西。

### 深海探索的开始

“阿尔文”号被空运来了，“阿鲁明纳”由海上运到了，它们都于2月10日到达帕洛玛雷斯，在2月15日，“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终于开始下潜。一条装备着大量监听设备的苏联拖网渔船，泊在远处的水平线上，格斯达海军少将派出了两艘驱逐舰警戒搜索区。

3月1日，“阿尔文”号做了搜索开始以来的第十次下潜，驾驶员瓦伦丁正驾着潜艇在一个朝西南方并向下伸展的山坡上行驶。突然搜索灯的光柱照亮了一条以前没见过的圆槽形痕迹，似乎是一个滑进或被拖进陡峭谷的沉重物体留下的，不象是那种渔船拖网留下的楔形痕迹。瓦伦丁对着水下电话高声说道：“我看到了一处痕迹。”“阿尔文”号朝下寻踪而去，但在海流和重力的作用下，它冲得过猛了，失去了目标。

也是在3月1日，马德里新闻界受冷遇的局面开始改变。西班牙核能局局长奥特罗博士认为，该澄清污染问题所造成的混乱了。他告诉记者们，没有发现一起值得一提的污染事故，记者们所描述的污染受害人员是不真实的，食用出事地点的食品绝对没有危险。

消息封锁结束了，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员们无疑松了一口气。24小时以后，他们证实了奥特罗的消息，而且在事故发生45天之后公开宣布：美国丢失了一

颗氢弹。记者们很快就被召集起来，听威尔逊将军简短地介绍，接着又登上一条船，听了格斯特少将的另一次简要说明。

3月8日，美国大使杜克与西班牙新闻和旅游大臣伊里瓦尔尼放开胆子做了一次宣传性表演。为了形象地证明海水是无危险的，他们在搜索圈以外的海面上游了泳。这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最出名的一次游泳，水温华氏59度。3分半钟以后，周身冻得发青的杜克上岸了，微笑着高声叫道：“真带劲儿！”

### “阿尔文”不负重望

到3月15日，威尔逊将军的岸上部队完成了搜索区的每一块土地的仔细搜索。威尔逊相信氢弹是掉进了海里，便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往华盛顿，建议停止陆上搜索。几乎与此同时，瓦伦丁又一次找到了那道痕迹。这一次，为避免再被海流冲跑，他掉转方向，开始沿着山坡慢慢地倒着下行，追踪那条痕迹，进入了越来越深的水域。几分钟以后，他看到了一个浮着的降落伞伞盖，罩着一个横躺在一条深沟边缘的东西上，不停地飘抖着。为防止苏联拖网渔船监听，也为了不使部队过早地激动，曾专门为找到氢弹时的通话规定了密码。降落伞被称作“本萨索鲁斯”，这是一种行走于海底的有三条腿的鱼，氢弹的代号是“仪表板”。但瓦伦丁急于报告，忘记了密码，就对水面上的比尔·雷尼叫道：“我看到了一颗锈钉子！”

这话令人莫名其妙，但雷尼受到了瓦伦丁激动的声音的感染，干脆破坏了密码规定：“你是说你看到了氢弹？”

“不，”瓦伦丁回答说：“我看见了降落伞！”

格斯特上将查看了海图，降落伞是在渔民西莫第一次标出的溅落点以东一英里多的地方找到的，而海流是从东向西流动。“阿尔文”号驶近了目标，瓦伦丁和观察员麦卡米斯在伞盖一边的下面，看到一个似炸弹一样的东西。瓦伦丁驾着“阿尔文”号两次从它前面经过，察看它的姿态，并尽量同目标保持一定的距离，留心不使海水搅动，因为降落伞下的那个东西躺在70度的斜坡上，很不稳当，稍往下滑就是无底深渊。

山坡上满是淤泥，看上去象刚浇铸的混凝土。瓦伦丁将情况向水面作了报告，他不想浮上去，害怕他一走，那东西会滚到下面的深渊里去，或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他要求把“阿鲁明纳”号调来，在他走以后，接替他看住这东西。但“阿鲁明纳”号刚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下潜，需要给电池充电，不能前往。于是，瓦伦丁在狭窄的沟谷边上，将船横了过来，把艇首和艇尾分别搭在沟的两边，并切断了电源。于是，在3550英尺深的水下，在寒冷、窄小的环境中，两名艇员在静止的潜艇中等了37个多小时，直到“阿鲁明纳”号开始执行它的24小时看守任务。

### 海底泥云

在“卡斯卡德”号驱逐舰供应船上的车间里，海军少校穆迪，海洋系统公司的皮兹和林博正忙着设计一个装置，希望能够用它来有效地执行回收任务。这个装置有一个钢质骨架，下面安着几个尖头金属腿，能够牢固地插入泥质海底，钢架上还装了声纳信号发生器和三条长300英尺、粗一英寸的特殊尼龙绳，绳的另一端带有抓钩，将钩子勾在降落伞上，然后就可以用绞车将其拉出水面。造好的装置看上去稀奇古怪，被称为“卷毛狗”。“阿尔文”号将一条尼龙绳挂在降落伞上，但“卷毛狗”翻了个身，所以剩下的两条绳缠在一起，不能用了。人们只好再把一些两端有钩子的绳子送到水下。在剩下的半天和第二天的前一段时间，“阿尔文”号都在尝试着将这些绳子的两端分别挂在“卷毛狗”和降落伞上，但每次在挂钩时，绳子都缠卷在一起了。

3月24日，“阿尔文”号找到降落伞已经有十天了，但挂钩操作屡次失败，人们

对这种办法不再抱有希望。格斯特少将询问了专家们，他们认为，应该试着用已经挂上的那根绳子，把东西拉上来。

这样做是要担一定风险的，因为绳子有被深潜器的金属部件割断的危险，但专家们讲，即使绳子断了，系在降落伞上的信号发生器也能引导深潜器很快地再次把它找到。格斯特决定冒这个险。

下午8时，风停了，海面一片平静。“迈兹阿”号上的一部绞车开始慢慢而均匀地收起系在“卷毛狗”上的绳索，把它拉离海底。船上人员监听着声纳信号，报告说“卷毛狗”已离开海底，它的锚也已经拔出。绞车在转动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人们开始相信胜利已经在望。但在75分钟后，绳索突然松了下来，“卷毛狗”下面吊着的东西不见了，那根尼龙绳脱开了（后来才弄清楚，尼龙绳是被锚爪或突出的岩石割断了）。

人们大失所望，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停下来叹息。第二天，充好电的“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号下潜搜索，并收听系在降落伞上的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但没有听到。那个系在降落伞下的东西或者翻了斤斗，或者滚动了，信号发生器被埋到泥里。在降落伞的标定位置周围，什么也没有找到。

更糟的是，海底由于受到很大的扰动，一片巨大的沉积物泥云充斥各处。那顶降落伞和系在它下面的物体，就在泥云下面的某个地方，可能已经埋在泥下。深潜器潜得更深了，整日在陡坡的表面搜索着。“阿鲁明纳”号的人员操作声纳装置，试图穿透这看来永远不会散去的泥云看到些什么。最后，泥云终于沉降了下去，水下能见度也提高了。山坡上有数百码的区域已被搅乱，“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号必须搜索这块区域中的每一英寸海底。

### “干得好”

在加福尼亚的海岸外，另一场试验在进行之中。一个大小、形状和重量都与丢失氢弹相似的物体，在太平洋深水中的称作CURV——“电缆控制水下搜索器”的无人驾驶潜水器上，进行找寻和回收模拟氢弹的实验。

CURV主要设计来回收演习鱼雷用的，让它从事这种工作，真象杀鸡用牛刀。它是一个长13英尺，宽5英尺，高6英尺的铝质圆筒形框架，上面的手臂、腿、眼睛和耳朵样样不缺；框架的两边各有一个球形容器。它还装了三台发动机，可以朝上、下、左、右各个方向移动；同时，CURV也装备有最新式的声纳设备，晶体管电视摄像机，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和一个回收爪，可以夹住鱼雷或氢弹。在演习中，它很快就找到了投在太平洋中的那颗模拟氢弹，抓住了它，并把它拖上了水面。

CURV被送到了帕萨迪那，从那里再装船运往西班牙。

九天以后，也就是4月2日，麦卡米斯和雷尼驾着“阿尔文”号，再一次找到了那个降落伞。它仍旧盖在下面吊着的东西上，该物体就躺在2800英尺深的一片象玻璃一样光滑的粘土质的山坡上。两天后，在帕洛玛雷斯村外的海面上，CURV从潜艇修理船“皮托”号上下水，花了近半天的时间将一根绳子系牢在降落伞上。然后，它又浮出水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浮标上。

现在，参加打捞的人谁也不敢合眼，——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阿尔文”号再次下潜，能见度很差。为尽量避免在发现降落伞以前就驶过了头，驾驶员瓦伦丁决定从下方接近它。他打算在降落伞以西300英尺下潜，然后再掉头上坡，接近降落伞。突然，大片的伞衣扑向观察窗，潜艇闯进了降落伞！瓦伦丁开足马力倒车，但“阿尔文”号继续向前冲去，直到降落伞完全罩住了它，才停了下来。

在“皮托”号上的格斯特少将几乎要发狂了，如果只是螺旋桨被缠住了，“阿尔文”号仍可挣脱并浮出水面，假如“阿尔文”全被缠在伞盖和伞绳里，就没法让深潜器和艇上人员离开海底了。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平静地同瓦伦丁谈话，希望他丰富

的经验能引导他脱险。丢失一颗氢弹当然不好，但永远失去它，也远比牺牲两个受过很好训练的勇敢的人要强得多。

在“阿尔文”号上，瓦伦丁倒没有过份担心，只是感到非常恼火，他不能逆着上坡方向退到降落伞外面去。他操纵着深潜器，贴着这大而不透明的陷阱，抓住降落伞向上飘动的机会，一寸一寸地渐渐把“阿尔文”号横了过来，15分钟过去了，他发现了一个空隙，便驾着“阿尔文”号向下方作了一个急转弯，从伞盖的边缘下面钻了出来，然后再沉着地报告说：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格斯特松了口气，只觉得全身发软。然而，瓦伦丁发来的报告在告诉人们马上即将到来的灾难：目标物体已经移动了300英尺，而且仍在继续缓慢地移动着，前面就是深渊。过了不久，它就有可能跌到更深的地方，到那时，连CURV也够不到它了。

格斯特命令，“皮托”号立即驶到目标水域，第二根绳子又系到了降落伞上。4月7日半夜1时30分，CURV下潜去系第三根绳子。

“阿尔文”号再次下潜，将信号发生器系到降落伞上。并弄清楚确实有一根绳子拴住了伞盖的顶部，这样，在吊起来时伞盖就不会张开，起到海锚的作用了。早晨7时零2分，“皮托”号上的绞车开始转动，沉重的负载被慢慢地、稳稳地拉离了海底。15分钟过去了，25分钟过去了，60分钟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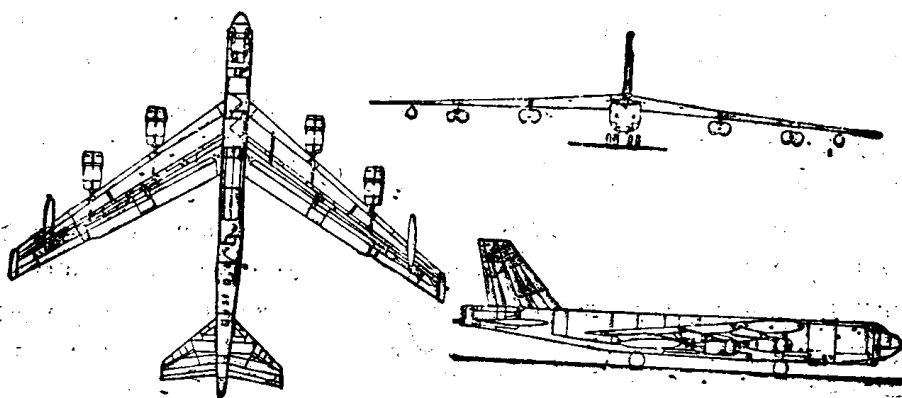
格斯特不想再冒绳子断掉的风险，尤其当重物刚好在海面以下时，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因为这时候绳子的张力随波浪的运动而增加。上午8时19分，在到达危险深度以前，绞车停止了转动。海军少将穆迪派了几名潜水员下海，他们把降落伞从它所包绕的东西上拉开——这些疲惫的搜索者们第一次肯定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枚银白色的雪茄形氢弹。

潜水员们用金属带子把氢弹缠起来，上面再系上钢缆。绞车又转动了。8时45分，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第79天22小时23分钟，氢弹被拉上了船，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格斯特将军对部下说了声：“好样的！”然后又以个人名义向“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号的船员以及所有其他来西班牙协助工作的非军事人员表示祝贺。一场动员了3000多人竭尽全力地干了将近三个月，使用了各种最精密、最古怪的装备的战斗，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上的成功。

格斯特将军已有70多个小时没有睡过觉了。他疲倦不堪，勉强写下了一纸电文，电文被译成密码同时发给马德里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格斯特在欧洲的海军上司以及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电文很简单——“使命已圆满完成”。

(杨先达)



B-52 战略轰炸机三面图



世界上最大的客机被击落，因为苏联人认定它是入侵的间谍飞机——

## 日本海上空的惨祸

1983年8月30日，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繁忙的一天即将过去。

深夜11时50分，一架波音747—200B型宽体客机的庞大身影，伴随着它那四台推力可达90吨的涡扇发动机发出的啸叫声，慢慢离开了候机大楼的第15号登机门，滑向起飞线。

在机场航站区耀眼灯光照射下，这架翼展约60米，机长超过70米的银白色飞机，发出闪闪寒光。它那浑圆粗大的机身，直径有6米多，两侧从前到后装饰着两条红色和蓝色的色条；高大的垂直尾翼上，漆着南朝鲜航空公司的标志，一只大雁在一个大圆圈内飞翔。

但是在夜间看起来，这架飞机最醒目的特征，是在前机身上部凸起的大鼓包。原来波音747飞机在机身内安排了两层座舱。下面是主舱，主舱上面的凸起部分为飞行舱。飞行舱前半部是驾驶舱，后半部本来是休息室，南朝鲜航空公司把它改为特等舱，安排了12个宽大舒适的座位。主舱和飞行舱之间，有一个螺旋形的扶梯相通。这种前机身上凸的巧妙设计，在当今世界大型军民机种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它的轮廓颇具特色，即便在夜空中，也不难辨认。

这是南朝鲜航空公司从纽约飞往汉城的第007次定期航班。这天晚上它从纽约起飞的时间，比正常晚了35分钟。

波音747—200B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民航机，起飞重量350吨，现在，在南朝鲜的这架飞机里，有244名旅客，还没有满座。当它离开跑道朝向晴空无云的夜空爬升的时候，机舱内的旅客系着安全带背靠着舒适的座位上，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布满五颜六色的跑道灯、滑行灯、指导灯的肯尼迪机场，迅速沉沦下去，很快融合在纽约市的万家灯火之中。

从纽约到汉城，中途要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机场停留加油。从纽约到安克雷奇航程5470公里，飞行七个多小时。在这架007航班的飞机里，14名女乘务员和4名男乘务员殷勤地为旅客们送饮料。他们穿着天蓝色的航空公司制服，为坐满特等舱的12名旅客送香槟酒。楼下的主舱，又分成头等舱和经济舱。头等舱在机身前部，有24个座位，现在也几乎满座；后面的经济舱，则还空了80多个座位。当旅客们享用过点心和鸡尾酒之后，从10675米的巡航高度望出去，夜幕低垂，繁星缀空，也就没有什么兴致了。大部分旅客脱掉皮鞋，放松领带，要来了枕头，半卧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打瞌睡。乘务员把客舱里的灯旋暗。只有少数旅客，半睡半醒地观赏着舱内放映的解闷电影：《男人、妇女和孩子》，一部描写婚姻纠纷的喜剧片。

这一段航程平安地渡过了。8月31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上午8点30分（北京时